



〔西班牙〕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惨死如狗

Muertes de Perro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惨死如狗

Muertes de Perro

惨死如狗

〔西班牙〕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rancisco Ayala
MUERTES DE PERRO

本书根据 Alianza Editorial, S. A. Madrid, 1968 年版本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 - 1999 - 205 号

惨死如狗

· (西)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118,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7-5327-2325-9/I·1359

定价：13.40 元

译 序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1906年3月16日生于西班牙南方古城格拉纳达,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他于1927年移居首都马德里,在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已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31年回国,出任国会律师。1932年,被聘为格拉纳达大学政治系教授。第二共和国期间(1931—1936),他加入阿萨尼亚^①领导的共和行动党。正当他在学术和文学领域崭露头角、蒸蒸日上时,西班牙爆发内战(1936—1939)。内战结束后,他流亡南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创办杂志《现实》。他还经常为《国民报》、《太阳报》撰写稿件。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教授。1950年移居波多黎各,那里聚集着许多西班牙流亡者。他在里约·彼得拉斯大学创办了大学出版社和《高塔》杂志。1956年移居美国。此后的20年间,他在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等学校教授文学。这期间,他发表了两部最重要的小说,即《惨死如狗》和《杯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从此,他开始走红西班牙

牙和世界文坛。1969年,他定期返回祖国西班牙,但在那之前,他的作品已在西班牙面世。1981年,他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8年,加入西班牙皇家学院。1991年,获得西班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至此,他成为西班牙作家中唯一获得“国家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两项奖的得主。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1925 年开始涉足文学创作领域。那一年他发表了《一个没有灵魂男人的悲喜剧》,这是一部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宣称,他的创作遵循“纯文学”道路。次年,发表《一个黎明的故事》,主要描写一位青年学者的政治忧虑。1929 和 1930 两年分别发表了《拳击手和天使》与《黎明中的猎手》,以此加入西班牙一批青年学者倡导的小说革新运动。这两部小说被评论界称为“理性主义、讽刺和残酷”小说的典范。他在阿根廷开始流亡生活不久便在《南方》杂志上发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题目是《死人对话(“西班牙哀歌”))》,它标志着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他本人宣称的“成熟阶段”^②。欧亨尼奥·德·诺拉^③在《当代西班牙小说》中说:“……他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用自信和准确的笔触写作了;主题,处理主题的方法,语言……都是全新的。这一切表明,作为小说家,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④1944 年发表《伪装者》。这篇小说于 1949 年收入《篡权者》的小说集中,作品以描写西班牙历史为主。1949 年发表的

① 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 1890—1946),西班牙政治家、作家,三次出任政府首脑;1936 年出任共和国总统。

② 引自《我的最好篇章》,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65。

③ 欧亨尼奥·德·诺拉(Eugenio de Nora, 1923—),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学博士,西班牙文学教授,著名诗人。

④ 《当代西班牙小说》,三卷本,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78。

《羊头》收入四篇小说,以描写西班牙内战为主题。在这个集子里,他已经摆脱了“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传统写作方法。1955年,他发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名为《丑陋者》,这也是他的出现在战后西班牙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其言行、语言都滑稽可笑的人物,它为1958年和1962年分别发表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代表作打下了基本框架。这两部作品集中描写了拉丁美洲某国独裁统治、垮台以及垮台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使得“独裁小说之父瓦列-因格兰^①的《暴君班得拉》一书的缺欠绝妙地得到了弥补”^②。1963年和1965年,他出版了两个集子,名字分别为《王牌》和《拐骗》。1971年,《优雅花园》问世,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该书第二年获得“评论”文学奖。他的《回忆与遗忘》是散文小说的杰作。1982年出版了《胜利与悲哀》;1983年和1988年分别发表了《流亡》和《回归》。1997年,他将最近十几年来创作的杂文汇编成书出版,名为《我和时间》,收入的文章涉及文学、艺术、体育、旅游、忆旧等内容,目的在于阐述生活经验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

此外,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还著有文学评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力作,以及散论和译著,数量颇丰。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位世纪作家,在长达7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由于他的学识广博,思维锐敏,想象丰富,技巧高超,将《堂吉珂德》作者的技巧同先锋派的写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仍然在世的西班牙作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群一致高度评价的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除

① 瓦列-因格兰(Valle-Inclán, 1860—1936),西班牙作家、诗人、戏剧家。

② 阿莫罗斯语。阿莫罗斯(Andrés Amorós, 1941—)语,他是西班牙罗马语言学博士,文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了前面提到的欧亨尼奥·德·诺拉外，——如博尔赫斯^①，加诺^②，库容^③，杜兰^④都写有专著，全面研究和评论他的作品。

《惨死如狗》(和它的续篇《杯底》)是弗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最重要的叙述文学作品，受到西班牙语各国和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好评。作品主要描写拉丁美洲一个袖珍小国的独裁统治，及围绕总统之死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独裁小说”，而是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第一，作品极为深刻而辛辣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博卡内格拉篡夺了群众的斗争成果，爬上总统宝座，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又利用种种手腕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参议员在他手下惨死，国防部长被削弱权力；有的官员只是和外国人单独谈几句话，便立刻被解除职务，而有的下属做了件取悦于他的事，便官升三级。博卡内格拉是个“不务正业”，把国家大事抛在一边，只顾吃喝，处处为自己脸上贴金，耍阴谋，玩权术，实为祸国殃民的恶棍和元凶。统治阶层乌烟瘴气，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教育部长不抓公共教育，而整天训练小狗唱国歌；老家伙躲在暗处，肆意侵吞国库；总统安排自己的私生子任私人秘书；私人秘书又与总统夫人勾搭成奸。还有不少夫人涉政的事例：如总统夫人把女友的丈夫安插为国防部长。“夫人外交”的例子也不乏有之：总统夫人的宠物一条狗死了，美国不惜动员全国力量，为她找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狗，并派军用飞机运给那位夫人。书中一幅幅活生生的多层面的社

①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

② 加诺(José Luis Cano, 1912—), 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③ 库容(Ricardo Gullón, 1908—),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

④ 杜兰(Manuel Durán, 1923—), 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把人物写活了,一个个漫画般的人物错落有序地出台登场。总统凶残狠毒,连他的名字都说明了这一点(博卡内格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黑洞般的嘴巴”,大有生吃活人之势);总统夫人水性杨花;私人秘书口蜜腹剑,心藏杀机;教育部长对人的教育不闻不问,而整天和小狗打交道……有的人物,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只让其出场一次,说一两句话,就刻画得入木三分了,如总统情妇,后来成了总统私人秘书的塔德奥的母亲,当博卡内格拉派人去接塔德奥时,她说:早就该这样做了。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交代,但那句话胜似千言万语,像画龙点睛一样把她和博卡内格拉的关系,乃至她的心理活动揭示得再深刻不过了。

第三,讽刺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虽然夸张,但合情合理,显得很自然。这个国家的“自由之声(宣言)”是某年2月29日发表的,因而应该把国庆节定在这一天。但那样一来,只能每四年才庆祝一次;这是对“自由之声”的莫大讽刺。于是,总统改变日期,决定2月28日为国庆节。另外,国歌是一个大杂烩,且无头无尾,甚至小狗能够唱出来。这件事发生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委实为“愚人当政”又浓浓地涂上了一笔重彩。另外,独裁者博卡内格拉惨死之后,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是猩猩一样的“三人团”。不言而喻,他们的统治将会更加糟糕,国家的前途将会更加悲惨。

第四,高超的写作技巧。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大学问家,是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是以这些学问为基础写作的大手笔。所以,他能够多聚焦、多视角、多层面——主要是从内部——观察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物,

尖锐地剖析问题的实质。同时,他又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利用现代小说特有的方法为读者设计一个万花筒似的故事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具有时空感,立体感;他巧妙地构思了两条故事线索:“我”讲的故事和总统私人秘书的“日记”。弗朗西斯科·阿亚拉依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主动,按文学审美观安排故事情节,而不拘泥于传统模式。“我”是历史学家,能客观地、细致入微地静观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件。而总统私人秘书观察问题则常常摆脱不了主观主义的束缚。他们的讲述有互相补充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一面,这就使得本来就纷乱繁杂、千头万绪的事件,变得更加纷乱繁杂、千头万绪,好像“乱上加乱”。其实,《惨死如狗》的妙处正在于此。这种写法会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参与作者的创作,变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这也就是西方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提出的“接受美学”。

此外,作者给读者制造、留下了许多悬念,把某些事件写成开放式的,让读者开动脑筋,从各种角度去分析,从而找到答案。

读这样一部作品是美的享受。

李德明

1999年4月

致中国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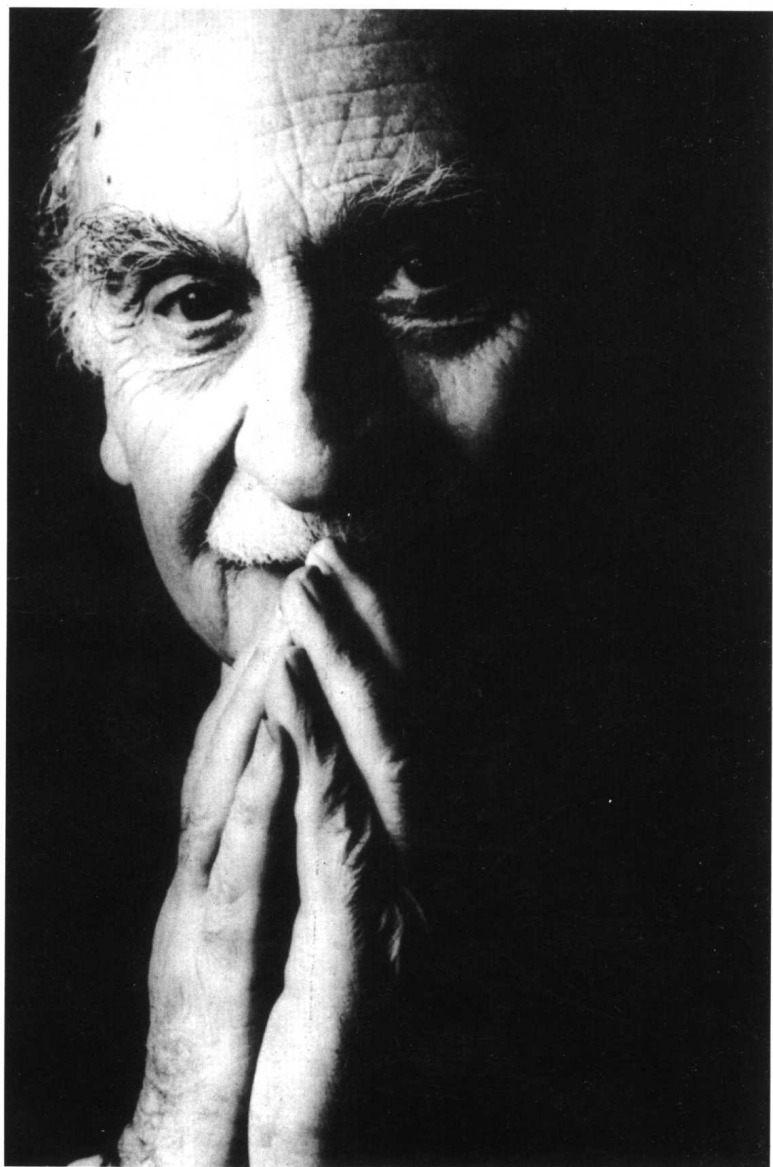
Madrid, 25 de marzo de 1998

Con este mensaje de salutación quiero entrar en contacto con el inmenso pueblo chino, cuya milenaria cultura es admiración del mundo entero, y cuyo futuro se promete digno de su muy ilustre pretérito. Deseo que mis narraciones encuentren entre sus lectores buena acogida y adecuado entendimiento, como un vínculo más entre los hombres de Oriente y Occidente.

谨向亿万中国人民致以问候之意。中国人民的悠久文化令世界羡慕不已,其未来同光辉灿烂过去一样充满希望,愿我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得到他们的恰如其分的理解,从而成为连接东西方人们的又一条纽带。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1998年3月25日于马德里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I

如今，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革命、战争、抢劫、骚乱的场面，听到人类这种怪兽不停地呐喊、呼叫，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只在电影上目睹这些场面的人，很可能——我这样认为——想像不出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可怕地发生、发展的。很不幸，我现在真真切切地目睹着这些场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事件会受到新生代的赞叹。亲身经历过的人，将变成不可一世的英雄。我对这种荣誉没有任何兴趣。我现在看清了实情，要专心致志地把故事讲出来。我坐在轮椅上——它，轮椅，是那场残酷骚乱的见证人，——置身于风暴之中，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扰。我如果继续得益于残疾之体，如果没有坏人取笑我这个可怜的瘫子，将我推到可笑的死亡舞蹈中去，那么，我们很可能到达终点，我也就能讲完这个故事……因为故事必须有个结尾，当然需要一个人来讲述。

我是个废物，这倒起了保护作用。谁会注意我呢？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静静地观察、探询、了解、打听一切，甚至可以搜集各种材料。真的，把材料搜集全了，日后研究这段动荡时期的历史就有据可查了。当然啰，我并不去炫耀这种工作，搜集、整

理材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说实在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呀?我出生在犹太律师家庭里,从遥远的童年起就被钉在轮椅上,干这种坐而不动的工作,对我再合适不过了。让其他人竞相残杀去吧。我是说,各人关心各人的事。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而是恰恰相反……说老实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这种情况,对于热衷参与其生活时代的斗争的人来说,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当然,如果具有政治才能的话,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一个不太久远的例子,那就是罗斯福,他是一个积极奋进的瘫痪者,是一面镜子。现在,奥罗里斯这个老家伙,不但瘫痪得并不比我轻,而且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可他不是在我们中间,用他那只颤抖的手,以某种方式指挥着可怕的骚乱吗?他不是解救公众的口号下,下令残杀、审讯、拷打吗?不是从阴暗角落里控制着木偶的每一根牵线吗?尽管看起来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干这些事。

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奢望。而是相反,我做过的和正在做的,是将我的病痛变成一种美德,发扬我的读者兼作者的传统,直至在其他人眼里变成一头怪兽。人们把我看成一个荒诞青年,胸膛坚不可摧,虽然肢体已经干枯。还是不提那些人吧!他们在争斗,他们在争夺,他们互相厮杀,力图把对方置于死地;他们被激情蒙住了眼睛,想作为重要人物登上舞台。但是谁能告诉他们,路易斯·皮内多这个名字并不是我的名字?小小的皮内迪托^①,只因为从废墟中抢救出这些被遗忘的文件——现在,没有一个人把这些文件放在眼里,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性,——就能变成显赫人物,出人头地?……我默默地搜集

^① 这是“皮内多”的小指词。

材料、文件,准备日后编写事态报道。有趣的是,暴风骤雨般的事件把那些东西陆陆续续地送到我的手中。假如骚乱的人群,不突袭多处使节馆所,这些随风飘飞的档案——现在,档案就放在我的身边——永远不会落到我的手里。如果圣罗莎修道院——它的女院长到西班牙使馆寻求临时避难所,尽管那里并不很安全——不乱成一片,我也无法把一大捆信札和手稿塞到我的文件夹里……像这样的文件——有些确实很有兴味,——到目前为止,我还搜集了很多,它们有助于了解事件,我已经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

真的,这些文件种类齐全,能满足各种兴趣的需要。不过,对我来说,没有一份,我应该说,像那份回忆录那样珍贵,那样令我喜出望外。这份回忆录是那个躲在阴暗角落、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企图制造悲剧事件,结果倒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也就是说总统私人秘书塔德奥·莱盖纳,用他颇有文学修养的手,日复一日地偷偷在总统府的公文纸上,详详尽尽地炮制出来的。完全可以想像出这个文件该有多么重要,这个如此残忍的人在冗长,有时甚至令人厌倦的讲述或者说自传中,透露出一些关键问题。他躲在幕后,但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太重要了,他写下的东西甚至可能成为将来任何一部历史巨著的基石。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一座优良港湾,本人有望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建筑师。这个任务重大,并且值得一试。我有预感,这个任务是专门留给我的。眼下,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搜集、整理材料,汇拢零散的信息,写出评语、说明或者备注,以便把事件互相串联起来,去伪存真,梳理出每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和确切意图。这样,我不但可以解除焦

虑、打发时光,而且即使命运不能陪伴我到达终点,或者我体力不支,也总会留下一份素材,尽管有些杂乱,不过还会有点用的。我是说,不可缺少,因为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里,什么都会从记忆中消失,包括好的和坏的,而且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实际情况是,我们只了解今天,不记得过去。不关心未来,在个人问题和集体事务上听天由命,忽而消沉,忽而狂热。每次骚乱过后,都陷入沉睡状态。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里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实际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请原谅我多说一句,——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多大分量,我们本身都不把它看在眼里。除此之外,我们的爱国主义只停留在口头上,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必须承认这一点。对此,我们感到羞怯。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实际情况是,我们国家很小,太小了,位于回归线的一个角落里,偏僻,遥远,我们称其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样说,显然是夸大其辞,不过,相对而言,也是事实——把它围在中间。更糟糕的是——也许不值得一提——,我们国家被封闭在那条狭长地带的后面,好像被勒住了脖子,掐住了喉咙,感到窒息。应该说它是一个自由港,古时候是海盗巢穴,今天成了货物集散地,不知荷兰人用什么样的神奇手段,或有天公相助,或因什么偶然的机遇,得以把它保留了下来。可上述三者中,没有一样助我们一臂之力。所以——我们这样想,或者不敢想,只是感觉罢了——,在这块巴掌大小的不幸土地上,不能认真、严肃地去做任何事,甚至可以说,不值得做任何事……不过,我常常这样自问,一个国家大小、重要与否,难道不是和它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能否留在人们记忆中有关吗?我们国土虽然狭

小，但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拥有伯里克利^①的雅典，我们拥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这个令人欣慰的托辞，从来没有人驳斥过，尽管我们报刊、电台和讲坛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引用）。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人们生存着、斗争着、忍受着，把生命当做儿戏、丧生、死亡，或死得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不管是弱小国家，还是强大帝国，无不如此。每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本身决定的，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即使在半沉睡于美洲原始森林里的小小共和国的疆域内，也是这样。

我是显赫的书香之家的后代，在不是那么动乱的岁月里，家境还算得上十分殷实，家声也相当显赫，从而使我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写一本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年轻一代以教益，让这个腐败的国家——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重塑昔日的尊严，重塑由于我们的过错而今天被玷污，但尚未丧失殆尽的尊严——时时刻刻有章可循。一旦暴力活动、为非作歹、暗杀、抢劫、纵火和其它自博卡内格拉总统死后把国家推进痛苦深渊的残酷事件有所缓解，我就动手写作。说到博卡内格拉的名字，鉴于事端繁杂，我要顺便交待一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归到臭名昭著一类人中去——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还是颂扬他、哀悼他，把他的死看作祖国失去了希望，不可弥补。眼下，我要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理顺思路，先干起来，为以后写作准备出一个提纲来。在我周围的人不是握着手枪，便是举着大刀或弯

①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公元前444年出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实行发展工商业、奖励文化艺术的政策，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城，开创了希腊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刀的时候,我要把手中的笔练得熟熟的。不能说我的这个乐趣粗鄙吧。

II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电影、文学、历史,甚至某些事件目击者给儿孙们讲的故事,总给人留下一种虚假印象,即事态的发展是那样急骤,瞬间变化万千,而有趣的是,时代之恐怖恰恰在于事态缓慢扩展、蔓延,让人无限期地处于等待、紧张状态,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地苦苦煎熬着。讲故事的人不能自控,把暗杀同纵火,纵火同强奸,强奸同抢劫重叠起来,堆在一起,混在一起,集在一起,不留一点儿空隙。而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展根本不是那样混乱不堪,千头万绪,而是十分简单,比如一天早晨,一个人快刮完胡须时,同旅店的另外一个客人跑过来,激动而又自然地告诉他,博卡内格拉总统在总统府举行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以后,于清晨死去。事情很明显:人们一定立刻推测起来,结论是,可能心脏病突发,以前人们就议论纷纷,担心他一次次纵酒过度会突然要他的命。但是,过些时候,喝咖啡的间隙时间里,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了,我们将会听到(语言含混不清,好像传闻一样,需要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证实)动人心弦的版本:总统阁下是他杀,而且是他的年轻私人秘书塔德奥·莱盖纳杀的,白白器重他了;很可能——这可就是猜测了——在女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纠葛。接下去便是那天一大早,凶手……等等,等等。